

酒文化和醴泉文化的结合 ——也说醴陵地名的由来

丁水生

(醴陵市档案史志局, 湖南 醴陵 412200)

摘 要:醴陵因“醴泉”而得名的传统说法值得商榷。早在周秦古籍《禹贡》中就有大禹治水“又东至于醴”的记载;东汉郑玄注曰:“醴,陵名也。故醴陵的得名,应是“因酒名县”,是山(陵)与水(酒)的完美结合,是先有醴陵之名,后有醴陵封侯置县之称。

关键词:醴陵;醴泉;地名;禹贡

清光绪时成书的《湖南通志·名胜志》说:“县北有陵,陵下有井;涌泉如醴,因以名县”。民国刘谦主纂的《醴陵县志》沿采此说,即以醴陵城北姜岭为“陵”,而古“渌江八景”之一“醴泉浸月”的醴泉古井则为“醴”。醴陵由此得名似乎已成定论。但后来经考古认定:距今醴陵城西 10 公里的原转步乡古城村(今属板杉乡),为西汉初“醴陵侯”侯城和东汉初置“醴陵县”县城遗址,从而推翻醴陵“历来无城”的旧说;又因上述解释与原转步乡中三洲古城村地理位置不合,醴陵主要因“醴泉”而得名的说法受到质疑,于是又有人提出“因酒名县”。“醴”的本义有“甜酒”和“甘泉”等解释;“陵”则有土山丘阜之义。考究醴陵的得名,首先应离不开这两个范围,其次要看这一名称最早出现的历史时代。

“醴陵”之名,最早出于先秦典籍。就是说,在西汉封侯和东汉置县之前,其地名即已形成。所以上述“醴泉”、“姜岭”等等,只是后来的一种解释,而不是最早得名的组成。

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夏本纪》曾载:“汶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指洞庭湖)。东为中江,入于海”。^{[1]70}其文源出于周秦古籍《禹贡》,是醴陵之“醴”,第一次见于史籍的证明。原文讲叙大禹疏浚江河的业绩,其中“道”通“导”,意为疏浚;“沱”作支流解;“东陵”即巴陵为今岳阳市的古称;“九江”则泛指湖南湘资沅澧等众多长江水系支流,而不是今江西省

九江市。这段话大意是说:大禹在“汶山”(今四川成都北汶川一带)疏导岷江入长江,下游支流众多。往东曾到达“醴”这个地方。湘资沅澧等九大支流,都在东陵附近汇入洞庭湖,而后再入长江和大海。这一段长江水系就是“中江”。

但“醴”为何义?历来注者纷纭。有说指山,有说指水。对此,东汉著名经学大师郑玄(127 - 200)在注《禹贡》这一句时,曾有一段引人注目、十分精辟的话:“澧为陵名。郑玄曰今长沙郡有澧陵县,其以陵名为县乎?”^[2]其中“澧”在《史记》、《汉书》中皆作“醴”。《史记·夏本纪》“集解”中,载郑玄此注为:“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长沙有醴陵县。”^{[1]73}郑玄卒于东汉末,之前秦代设有长沙郡,所以东汉长沙郡醴陵县之“醴”,分明不是湘西澧州之“澧”(澧州并无澧陵地名)。故清同治九年(1870)所纂《醴陵县志卷一·沿革补注》载:“按历代沿革,醴陵之名始于秦。”^[3]其演进之迹,开始应为一乡之名。按西汉初曾封“越”为“醴陵侯”,领六百户。醴陵这时尚未置县,以当时满万户才为县侯的制度,这一封爵即为“醴陵乡侯”。据历史记载,直到宋朝,醴陵还曾保留有“醴陵乡”的名称。1995 年出版的新编《醴陵市志》“行政区划”一章就说:“醴陵置县后,区划变动无常。宋以前不可考……宋分全县为 6 乡 16 里,中尚有醴陵乡之名(辖东乡及县城)。”^{[4]56}古“醴陵乡”和渌水流域另一“安成乡”的关系,是否有演变或同时并列,虽已不可考,但“醴陵”得名早在西

收稿日期:2008 - 12 - 10

作者简介:丁水生,男,湖南醴陵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汉封侯和东汉置县之前,确无疑义。

因此,郑玄的上述注解,应是对“又东至于醴”的权威诠释。它的核心是一个“陵”字,所以应以“醴”作山名:它是一座酒味醇香的大山;它是一片稻浪滚滚盛产美酒的肥沃土地。“醴陵”的得名,早就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酒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山与水(水自然包含了酒)的完美结合,是对这片淳朴土地上金色的丰收和欢乐和谐生活的一种热情礼赞和肯定。

清末醴陵彭应魁(1827-1910年,字庾香),是一位执着于故土文化的学者,尤精地志之学,著有《禹贡释水》、《绿江源流考》等专著,颇受后人推崇。《绿江源流考》中有《又东至于醴辩》一节,首先引证郑玄上述“以陵名县”的观点,认为“郑氏以此经(指《禹贡》)言过言会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泽,是醴之为陵可信也。”所以“《史记》、《汉书》皆作醴。并得到后来许多学者的认同。而按今天的地理形势考察,此处所指之山(陵),就是罗霄山脉的北段分支杨岐山,为湖南湘江水系和江西赣江水系在这一带的分水岭。故彭氏这样论述:“醴陵之南为萍乡泸溪,乃桂岭(应指南岭山脉)南出一支……过脉分水处,其右肋之水,由袁樟入彭蠡,归南江(即赣江水系),其左肋之水,由醴陵入湘,过洞庭至巴陵,归中江。经(指《禹贡》)曰:又东至于醴,下文曰:过九江,及东为中江,是举醴以清南江、中江之界,故不及零(永州又名零陵)武(常德又名武陵)诸陵,而独数醴陵也……所云过云至于者,原属导江之人……非谓大江东径于醴也。这就有力地反驳了清初学者胡渭(字朏明)认为“醴”指“澧”水而非指“陵”的推测。并认为《禹贡》作为一部精炼简括的古代典籍,既已“过”包括“澧沅潇湘”在内的“九江”,下文“又东至于醴”如系指“澧”,则此“五字可省”不致重复。彭氏此文最大的贡献,在于论证了“又东至于醴”系指大禹疏导江河曾至其地,而不是说大江曾“东径于醴”,成为先秦时期,即有“醴”之地名的有力证据。“醴”为楚地南服,其开发和得名,由此可以追溯到西周和春秋以前。

古代醴陵辖境比今辽阔,往东曾达今江西萍乡杨岐山一带,古属“安成乡”。1995年新编出版的《醴陵市志》第一篇第一章(建置沿革)称:“东汉初,析临湘地置醴陵县……时县境东至今萍乡市杨岐山……后老关(清朝县志称“插岭关”)至杨岐山西南一带划归萍乡”^{[4][81]}其范围即今江西省萍乡市“湘东镇”一带(原为萍乡市湘东区,老关以东属湘东管

辖),醴陵渌水发源并流经此地,古代归属湘江流域,故称“湘东”,使这个地名留下了这一地域古属“湘楚”和疆域划分演变的历史痕迹。汉朝桑钦撰《水经》云:“澧水出醴陵县东澧山,西过其县南”。其中“澧”是“渌”的同声通假字。故北魏酈道元撰《水经注》曰:“(醴陵)县南临渌水,水东出于安成乡翁陵山。余谓澧、渌声相近,后人即便以渌为称。虽翁陵名异,而即渌是同”。翁陵山即澧山,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萍乡杨岐山,是罗霄山系武功山脉的一个分支。对此,清光绪《江西通志》解释说:“萍乡水,发源于杨岐山……又九十里入湖广醴陵县,出渌口入湘(即湘江)……杨岐山当即翁陵山,古今异名尔!”^{[4][56-57]}上述《水经》和《水经注》的记载也说明远在汉魏六朝之际,“安成乡翁陵山”一带尚归属于渌水流域的醴陵。

醴陵之“陵”为雄浑的杨岐山,是“醴陵”最早得名于先秦时期的合理解释,所以彭应魁才在《又东至于醴辩》文末情不自禁地说:“康成(即郑玄)醴为陵之说,诚精确不刊哉!”

“醴”之为“酒”,同样可在古籍记载中得到证明。南朝刘宋时期,盛宏之所撰《荆州记》曾载:“渌水出豫章康乐县,其间乌程乡有酒官,取水为酒,酒极甘美,与湘东酃湖酒常年献之,世称酃酒”。^[5]按豫章郡为古代江西的代称,康乐即今江西万载县的古称,是南朝刘宋诗人谢灵运袭封为“康乐公”的封邑。所称渌水所出之源,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澄潭江,实为渌水较大的一条支流,源出于万载县金钟湖,也就是《民国醴陵县志》所称的“北源”。按“河源唯远”的原则我们已知,渌水正源只能是上文提到的发源于杨岐山的萍川水,位于萍乡与宜春交界处的水江乡,于沧下入萍乡境,在醴陵双河口合澄潭江,始称渌水。不同意以酒名县的论者,主要依据也就因为渌水正源不是澄潭江,进而否定康乐之“渌水”为醴陵渌水之“流”,而认为《荆州记》这条记载是指古代桂阳郡郴县另一条同名的“渌水”,故所产之酒在古郴县而不是醴陵。理由就是“渌水出豫章康乐县……”之前还有一句话:“(桂阳郡)东界侠公山下渌溪,酒官常取此水为酒。认为此“渌溪”即下文之“渌水”。但仔细推敲则可看出,它们其实是不同的两条河流,相距至少有七八百里!

据古籍记载渌水确有条。《水经注》·39 耒水条下云:“(郴县)有渌水出县东侠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耒(指流经耒阳县之耒水),谓之程乡溪。郡置酒官酤于山下,名曰程酒,献同酃也”。其

后又有注:“酃县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居民,彼人资以给酿酒甚美,岁常贡之”。所说“酃县”,不是今日改称为炎陵县的原名之“酃”,而是湖南衡阳最初置县时的古称,出产美酒称“酃酒”,也即《荆州记》“渌水出豫章康乐县”中所说的“湘东酃湖酒”,与渌水本地所产之“酃渌酒”并称名酒,“常年献之”。

综上所述就很明了:《水经注》所载之“程乡溪”,别名称也渌水,即《荆州记》所说之“渌溪”,发源地都载明是“侠公山”,产酒名曰“程酒”。与“渌水出豫章康乐县”之酃渌酒,湘东酃县之“酃湖酒”,并为美酒,都有酒官监制并常年贡献朝廷。这种情景,为我们描绘出一幅荆楚湘东大地远古农耕发达,稻香千里,处处美酒醇人的图画。以香甜的“醴酒”来为一处地域或山脉命名,不能不是酒文化功能发挥的极致!醴陵乡、安成乡之名,就是这样孕育而形成,并才有以后的醴陵侯(乡侯)和置县之称。《荆州记》以流为“源”的误讹,由于古代交通信息和科技手段的限制,对河源的认识多有改变也毫不奇怪。例如古代典籍,长时期以“通天河”为长江之源,今天我们则已知,沱沱河才是长江正源。所以我们可以辨明澄潭江不是渌水正源,但不能否定它曾作为源头(或北源)写入史籍,进而抹杀其地曾产美酒的记载。所以“程酒”并不是“乌程酒”;而“乌程乡”,以当时一乡范围比今广阔的地理状况分析,当属“安成乡”之误。

至于后来以醴泉去解释得名,应当指出,在醴陵,“醴泉”本身,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它以一脉从石缝中吐出的甘冽清泉,形成古代醴陵著名的“渌江八景”之一,可与长沙府的“白沙古井”媲

美,历代文人学士歌咏赞唱史不绝书。东汉初年,“谶纬之学”盛行。光武帝刘秀为维护汉室统治,力倡“符命瑞应”,标榜“受命于天”。醴陵在这个历史气氛中置县并筹划迁移县城。当时全国上报“醴泉”及“甘露”之类的“祥瑞”不少,醴陵受此风影响,指姜岭下之井池为“醴泉”,标榜醴陵即由此得名,也算能自圆其说。清康熙初,曾两次主持醴陵县志修订的邑人曹之璜,写有一篇《新建醴泉亭记》,开头就说:“区寓泉名不一,独醴泉不少概见”。说的就是这个历史背景。文中描绘了醴泉优美的自然风光,其中佳句如“诧花异草,映带潋滟;玉镜晶盘,荡漾沉碧”,至今仍广为传诵。由于景物和地理方位都能照应,约定俗成,邑人对这一得名的认同,其实也就是对一种文化的认同,完全可以让它们并存。所以醴陵的得名,首先应该是先秦湘东美酒(醴)和杨岐山(陵)的结合,足以说明醴陵一地的历史文化是多么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9:70
- [2]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六禹贡篇[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152
- [3] 同治醴陵县志:卷一舆地沿革[M].醴陵:古籍藏本,1870:3
- [4] 醴陵市志编纂委员会.醴陵市志[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56
- [5] 盛宏之.荆州记[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813

(责任编辑:骆晓会)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 Culture of East Huna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Of the 24 township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Chaling County, 5 is named according to the topography. They are Gaolong, Yaobei, Hujü Yantang and Huotian. These names are rich in cultural connotation.

Key words: Chaling County; township name; cultural connotation

(9) A Combination of the Wine and the Spring Culture——The Origin of the Name of Liling County

DING Shui-sheng

The Archives Bureau of Liling County, Liling Hunan 412200,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the name of Liling County originated from the name of a spring called the Li Spring has been questioned in recent years. As early as the Zhou and the Qin Dynasties, the record of Da Yu's water control covering Li River to the east could be found in the book *Yu Gong*. Zheng Xua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explained that Li was the name of a hill. So the name of Liling is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the hill and the water(wine).

Key words: Liling; the Li Spring; name of place; *Yu Gong*

(10) A Study of the Competitive Power of Brand-based Packing Enterprises

LIU Yun-cai, YANG Jie, WANG Run-qiu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The higher stage of market competition is brand competition. In today's globalized economy, the advantages of well-known brands which dominate the market have been highlighted. The intense market competition has resulted in fast brand focus and great brand effect. The article elabo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and and brand competitive pow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brand value to increasing the packing enterprises competitive power and proposes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achieve the goal through using brand strategies.

Key words: brand; packing enterprise; competitive power

(11) On the Convey of the Right of Signature

LIU Li-he

School of Law,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The convey of the right of signature of work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complete convey, incomplete convey and renunciative convey. Being a typical performance in the convey of the right of signature, the complete convey can be called an "ideal model" of the legal norms. In the convey of the right of signature, a voluntary principle should be observed while compulsory convey should be legally prohibited. The right of signature can be conveyed separately or with other rights. With non-gratuitous convey of the right of signature, the selling party should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for flaw warranty.

Key words: right of signature; actual author; signature author; flaw warranty; convey of the right of signature